

黑手党简史

〔意〕罗萨里奥·明纳 著

白玉英 吕臣重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黑手党简史

〔意〕罗萨里奥·明纳

白玉英 吕臣重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7

黑手党简史

[意]罗萨里奥·明纳著

白玉英 吕臣重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57 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 3419.006 定 价: 1.50 元

前 言

如果不去考察黑手党的较遥远的过去，要想理解近几年来在其内部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情况，也许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往往忘记，黑手党根本不是西西里的“天然”成分，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由于它所处的一种特殊的环境，是因为它扎根于该岛历史中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及文化阶层的结果。

所以，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会懂得为什么今天人们可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有限的（至少是从地域的观点看）犯罪集团，而是一个强大的经济组织，它的活动已经扩展到许多国家。如同黑手党的力量是在西西里内外逐步得到加强一样，这个组织也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基于这些看法，本书力求考察19与20世纪和黑手党有关的最重要的时刻。

要考察的范围很广（从社会学到人类学，从政治学到刑事诉讼程序，从历史到法学），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进行深入研究。

同样，也不可能报道很多轶事，写出很多事件，开列能够明确地或含蓄地揭露黑手党对意大利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干预的清单。

但是，介绍一系列的典型事件，把它们串在一起，勾画出一个能使人抓住上述内容的轮廓——一个犯罪组织是怎样一步

一步地、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似乎是有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的说来，本书的标题就是要说明，历史事件（尽管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将在书中占主要成分。

若要深入研究代表当今黑手党特点的种种犯罪手段的问题，则研究的方法也不同了。

比如，必须详细分析贩卖毒品（从生产到消费），因为黑手党正是在烈性毒品上作了巨额投资（在经济和人力方面），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目和结构。

但是，如果要这样深入研究“新黑手党”的经济和组织状况，选材就应有所不同：总之，应该另外写一本书。其内容是描写黑手党活动的重大变化，而变化过程——现在仍在变化中——在今天完全属于消息报导，而不是属于历史。

最后说明一点：在描写西西里黑手党人时，黑手党(Mafia)这个词我总是用大写。

罗萨里奥·明纳

1984年5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新黑手党	1
第二章	历史上的黑手党	11
	1. 1800年到1920年的黑手党	11
	2. 有关黑手党的最初消息	39
	3. 1920年到1943年间的黑手党	42
	4. 1943年到1950年间的黑手党	50
第三章	老黑手党的一些特点	71
第四章	1950年以后的黑手党 子孙后代	89
第五章	黑手党的检查员 议会调查黑手党委员会和法官	118
第六章	新黑手党的真象	137
第七章	新黑手党等于犯罪组织吗?	157
	1. 传播和处理情报	158
	2. 使法律无法执行	169
	3. 基本设施	175
第八章	新黑手党的内幕	181
第九章	来自黑手党的最新消息	192

第一章 新黑手党

所谓新黑手党——正象似乎已经改变了性质的西西里黑手党一样，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东西——人们早就议论多年了。

“要求财富”：1963年，巴勒莫总检察长斯特法诺·梅尔卡丹特对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就是这样概括这种变化的。梅尔卡丹特不再把新黑手党分子看作是“反映西西里岛内地生活”的产物，因为现在同老黑手党在卡斯特罗乔瓦尼封地（这个地方后来被法西斯主义者改名为恩那城）猖獗时的情况不同了。另一个法官解释说，“因为发生的所有这些凶杀案，都是为了发财而引起冲突的结果。”

在巴勒莫，1980年有63人被杀，1981年被杀害者上升到122人，到1982年，已超过150人。

无数起枪击和死亡事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全意大利都在议论此事，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弄清与此血案有关的黑手党问题。

“一切都在变”，宪兵们说。追捕黑手党的干将在警察局明确地说：“一切都变了，很难弄清楚他们在哪里，各组织的目的何在，为首的是谁。”

人们（或向人们传播消息的宣传工具）想知道，为什么黑手党的一个拥有较大权力的集团中的有名人物邦塔德和因泽里洛，1980年在巴勒莫被用同一种武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杀害。

在这一连串的神秘的暗杀背后到底有些什么呢？为什么不

知道凶手的名字？虽然报刊上有所报导，为什么对后台的名字知道得更少？

曾在巴黎快报上发表过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的法国人 R. X. 朗特里说：“只要在流血，黑手党就处于危机。”可能巴勒莫人不会向一位意大利人讲某些事情，也可能意大利人不知道如何报导这些事情。1980 年朗特里说，“80 年代经常使黑手党动荡不安的流血事件，在我们看来，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战争。”

西西里黑手党争夺继承权的战争通常有一条原则：“从基层利益出发，按照明显的转化程序，重新调整黑手党的利益。”

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继承人（也就是说，一个被大家公认把过去的权利转到他手中的人），继任就成了战争：当一个集团的头子遇到了几乎没有任何人服从他和追随他这样一个大难题时，或者一个或几个部下说，由他们指挥的时刻已经到来时，那么，在那些渴望得到继承权的人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战争。

引起一场黑手党继承权之争的原因也可能来自外部。比如，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之间在巴勒莫发生的黑手党之争，就是由反黑手党委员会引起的：在刚成立的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的要求下，国家有关机构用一连串的“声东击西的围捕”和把黑手党分子“流放到阿西纳拉岛”的办法，来配合该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必须选择潜逃的“重要人物”是很多的；年轻的黑手党分子看到由于头头们被迫远离工作岗位和指挥岗位而出现的这种缺乏政治领导的现象，认为从下面向决策性顶峰爬的好时机已到了。所以，自 60 年代末起，在黑手党分子之间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残杀。

为了解释 1980 年那场并非偶然的战争，朗特里描述了那场战争的情况，并补充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件。从绑架贾科莫·

卡鲁索的儿子开始（卡鲁索是骑士级劳动勋章获得者，圣墓骑士勋位的荣获者，西西里的工业大王，天民党人贝尔纳多·马塔雷拉部长的好朋友，同彼得罗·斯卡廖内检察官的关系很好，此人在小卡鲁索被绑架后约三个月也被杀害），也是在70年代上半期，在西西里出现了一个为敲诈勒索而大量绑架人的季节。瓦萨洛的儿子被绑架了（瓦萨洛非常富有，非常有名气，但是，他同时也是巴勒莫的突然爆发的营造承包商，因而也是反黑手党委员会在其同天民党人焦亚和利马的关系中的典型标志）；绑架给西西里里的亿万富翁老科莱奥造成了损失。据说他家同天民党参议员亿万富翁鲁菲尼关系很好。该参议员是随跟其叔父鲁菲尼红衣主教（后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从威尼托南下到巴勒莫的；西西里最重要的建筑家和公共承包人卡西纳的儿子也被绑架了。老卡西纳为了他在巴勒莫的生活和工作，而不得不在弄清当地黑手党力量的组织机构的情况下，“谦躬地”到巴勒莫和蒙雷阿莱法院去查找能帮助他用金钱疏通绑架者的神父，以便救出儿子。很多被认为是这件绑架事件的主要人物的黑手党分子的暴死，同这些绑架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据朗特里说，公众舆论和大量的这种罪行迫使（仍然在70年代初）所有的重要人物到巴勒莫开会，以便重新绘制一份黑手党地形图：就是说，通过这张图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你的”和“这是我的”，并为大家所遵守。朗特里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放慢在西西里的绑架活动，以便把这些活动转移到以前从未发生过绑架事件的地方的决定。朗特里解释说，在那以后卢恰诺·利焦已迁到米兰任职。

这个结论是牵强附会的；巴达拉门蒂“堂·塔诺”和绰号为“帕卡雷大叔”的杰兰多·阿尔贝蒂在1960年前不久就已经在艾米利亚和伦巴第了；1970年，“恰斯基特杜”·格雷科和托马

索、“马西诺”布谢塔在米兰闲逛时被人们发现：他们没说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是在同一些形影不离的意大利籍美国人和年轻妇女在一起时被发现的，他们同这些妇女住在大旅馆里，并到邻近的瑞士消遣；人们认为他们正准备同高级逃犯利焦碰头。但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托列利被绑架的前几年，托列利是在伦巴第第一个被绑架的人。利焦1969年在医院失踪后，根据在巴勒莫的共和国检查官彼得罗·斯卡廖内的一项从未被理解的命令，仅在科列奥奈区对他进行搜查。但是，他最后在罗马消声匿迹了，后来仍然从米兰出发重新开始活动。几乎可以肯定仍然是“瘸子”卢恰诺·利焦1970年接到了在半岛的绰号为“帕卡雷大叔”的阿尔贝蒂从罗马和那不勒斯打去的电话。

毫无疑问，毒品——按惯例从中东提取后销往美国——60年代末在米兰、都灵和整个意大利北部获得了巨大胜利。朗特里所说的有一半与事实相反。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朗特里的话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米兰也有西西里黑手党。

事实上，1979年7月，黑手党分子在米兰肯定是为了财产而杀害了一个叫安布罗索里的律师，此人是辛多纳银行的管理人，但却没有管理好它。后来，他被用P38手枪击毙在米兰人古扎尔蒂的一个乡间酒吧的桌子边，早在1976年，古扎尔蒂就是一起米兰重要的黑手党诉讼案中的首要被告之一。1980年还是在米兰，卢恰诺·利焦的“老弟”和代理人内洛·佩尔尼切在半道上被用火器打死在汽车里。不久前，佩尔尼切从米兰的圣维托雷监狱逃出，他在一个死牢中度过了六个月：他是由于拒不说出过去曾向他开枪射击的人的名字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一次他没有被打死，因为他巧妙地躲在保护凶手的人的身后，而此人被打死；第二次却仅仅打死了他）。

西西里黑手党在米兰度过了多少个岁月？1971年10月10日，《晚邮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对绰号为“帕卡雷大叔”（即“拳头大叔”，因为他既矮又圆）的杰兰多·阿尔贝蒂的长篇采访，这家报纸把他说成是新黑手党的“最狡猾、最残忍、最机敏”的头子。“帕卡雷”是一个潜逃犯，因为他被告1971年5月杀死了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廖内；在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进行工作的同时，向他提出问题的却是记者齐卡里，嗣后不久，传说齐卡里接受法西斯恐怖分子的一个头子的命令从事间谍活动。

在关于阿尔贝蒂的独家新闻报导中，第一个问题和第一个回答都是规范的：黑手党是怎么回事？“帕卡雷”说：“是一种奶酪的牌子吗？请您给我讲讲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阿尔贝蒂口齿伶俐，有问必答。警察问他，1970年7月29日，在一辆受交通警察监视的汽车上，是否有他、托马索·布谢塔和加埃塔诺·巴达拉门蒂？“请你们证实我在汽车上”，他反驳道，并要求他们向他说明那次他所持的“身份证的要点”——可能是一份假证件。毒品？“在我负责窃听的电话中，从未听到过‘毒品’这个词。”是谁杀死了斯卡廖内？“在西西里，法官是受人尊重的……也可能是一种个人报复。”但阿尔贝蒂交待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1959年”他到米兰附近管理他的一个销售纺织品的公司。因此，当1971年对他进行采访时，他选择米兰做为自己得利的中心已经十二年了。

1980年11月12日，《晚邮报》在第一版左边的社论下面——我说正是在社论中——指责说，前一天，开往西西里的快车很晚才开出米兰车站，但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方便一个叫做“堂·维托”的人，他曾派手下人通知列车负责人，只有在堂·维托高兴到米兰车站时，快车方可发出。

这样一来，西西里黑手党在《晚邮报》上被认为在米兰有一个长设机构。似乎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然而那只不过是1964年，当时，崭露头角的反黑手党委员会打算到西西里去一趟，因为巴勒莫的红衣主教鲁菲尼愤怒地说：“一种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的强烈宣传旨在使意大利人和外国人相信，黑手党长期毒害着西西里岛，西西里人一般都是黑手党分子。”

但可惜的是，甚至通过这个渠道，我们也说不清在我们已提到的许多谋杀和各种罪行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

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西西里气质”正在消失。

比如，在黑手党从巴勒莫到米兰的整个意大利所进行的二、三百起（也许是五百起）谋杀中，“礼仪性”如果不是全部地，肯定也是百分之九十地消失了：被黑手党杀害的人不再是嘴里被塞上他们自己的睾丸、一块石头或几枚硬币，而是简单地他们在离家上班时被手枪击毙。关于在巴勒莫被杀害的人，人们会说，凶手来自米兰，有人甚至会认为纽约是杀人犯的出发地：米兰和纽约——说黑手党在这两个城市杀人时，而实际上是在巴勒莫——也是这样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认出发生在一千公里或一万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的凶手。

尤其要指出的是，几乎在我们至今所说的任何一起凶杀中，从未使用过一向被西西里黑手党视为其代号的短筒猎枪：凶手使用P 38手枪或马格努姆357手枪，也就是说，使用一度曾非常流行和非常厉害的武器；而在巴勒莫，黑手党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意大利，这种苏联武器自1970年以来就被以新黑手党的面目出现的恐怖分子所使用。

因此，人们确信，新黑手党分子打破了老规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做到以在大街上杀人留下活生生的信息就足够了；“他们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必须证实他们可以滥用权力：

这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

的确，正如马代奥所看到的那样，1970年以后，在黑手党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不管是从心理的观点看，还是从组织的观点看。”

但是，局限于处理黑手党的这许多众所周知的（也是被重视的）事件，不可能接近并解开黑手党事件的链条。

事实上，找出一般地说可能是众多的谋杀或绑架的原因，几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管是明里还是暗里，一切都需要很多钱。某个黑手党分子可能在巴勒莫搞谋杀，但事实上这次谋杀是为了有利于在米兰发号施令，或者相反。从事审理许多诉讼案的法官，1980年终于在巴勒莫看到了三个海洛因提炼厂。这种事情是第一次发生，而且是短短两个月时间中发生的；是哪个黑手党头目暴露的？是为了在米兰进行贩毒活动，一个黑手党分子不应该把钱从西西里带到米兰吗？如果不是从西西里，又是从哪里呢？债务得到了偿还，麻烦——“触犯”——用血来洗涤。近几年中，几个政界人物不就是从这个大圈子出来的，或是别人让他们出来的？

在我们这些考察中也不乏一些奇闻。美国也在意大利追捕辛多纳和美国籍的意大利黑手党分子，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意大利，由于辛多纳的缘故，一些象米切利一克里米这样的意大利籍美国共济会会员，一个妇科医生和银行高级职员被巴勒莫方面关进监狱。黑手党自己扰乱和打破了我们正用以解释许多有关黑手党的事情的（幻觉的）平静。自然，黑手党分子是用爆炸来发表意见的。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1971年，当时，黑手党分子在巴勒莫市中心杀害了共和国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廖内博士。

有几年，被杀害的人却仅仅是那些有名的黑手党分子。但是，1977年8月20日，黑手党分子在科列奥奈附近杀害了宪兵上校朱塞佩·鲁索，很久以来他就是调查巴勒莫和西西里黑手党的负责人。1979年3月9日，黑手党依然是在巴勒莫杀害了巴勒莫省的天民党书记和第一个没有被选为议员的米凯莱·雷纳。1979年7月21日，当巴勒莫副警察局局长、刑警队队长博里斯·米蒂亚诺博士在楼下的酒吧喝咖啡时（或者是有人故意让他到那里去的），遭到了黑手党分子的暗杀。1979年9月25日，黑手党杀害了切萨雷·特拉诺瓦法官，他是有名的黑手党案件的预审法官、在无党派人士中被选入共产党名单中的前全国众议员和反黑手党委员会前成员。1980年1月6日，西西里大区主席皮耶尔·圣蒂·马塔雷拉在他的家门口遭到了黑手党分子的暗杀。1980年5月3月，黑手党在蒙雷亚尔杀死了宪兵上尉巴西莱。1980年8月6日，黑手党分子在巴勒莫杀害了巴勒莫的共和国检察官加埃塔诺·科斯塔。

当血腥的1979—1980年似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时，在1982年“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黑手党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杀害了全国众议员和西西里的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庇护·拉·托雷。

据报导，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黑手党在西西里已经活动了近一百五十年，在那里它一向坚决杀掉“敌人”；但是从没有杀害过，更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过高级法官，或者甚至象马塔雷拉和拉·托雷这样的全国有名的政界要人：从1978年到1982年，黑手党分子造成这样多的“杰出人物的死亡”还是第一次，被杀害的人概属于巴勒莫的统治阶层，近年来，黑手党第一次品尝了这个社会集团的血液。

为什么？原因何在？

所有这些谋杀在意大利引起了巨大的震惊。我们开始对黑

手党分子仍在制造的“杰出人物的死亡”的性质提出了初步的疑问，但尚未做完。

1982年9月3日，黑手党在巴勒莫杀害了达拉基耶萨将军和他非常年青的妻子。

与达拉基耶萨有何相干？为什么恰恰是他？为什么——根据报纸的报导——黑手党分子使用被用于杀害黑手党分子邦塔德和因泽里诺的同样的武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哪个黑手党分子愿意充当承认自己是这三起谋杀案的唯一凶手的角色？其杀人的信息是交给谁的？

黑手党所希望的“杰出人物的死亡”直接转移了政治领域中的问题。

于是，几乎控制巴勒莫一百年的“黑手党的权力”变成了占重要地位的问题，这是接受“黑手党的权力”的另一个方面。然而可能有人愿意让黑手党分子达到能发号施令的地步。此人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做？在政治活动和黑手党之间确实存在着那种存在于绳子和被绞死者之间的关系吗？1969年，斯卡廖内检察长曾提醒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在黑手党中有“较有权威的头子，对他们的外貌我们一无所知，对他们难以防范。”斯卡廖内的话有道理吗？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什么人希望看到那些“杰出人物的死亡”几乎是毫无了解，因此使非黑手党分子几乎确信，任何人永远也触动不了真正的黑手党头子。

然而，80年代，似乎大家都在议论一种东西（新黑手党），但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的确与老黑手党极不相同）。每发生一起谋杀事件，新闻界就告诫说，今天，西西里黑手党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的国际股票公司、多国公司。

因而，由于在过去老黑手党是一种特殊的“暴力的次文化”，

所以尚有必要弄清新黑手党是不是在当代世界上拥有独立的自主权，或者是不是普通的有组织的集团，这种集团只是把暴力做为手段以便获得特殊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

至今我们确信，新黑手党是一个问题和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和，而这些问题要求一种统一的思路以便有机地把每个回答串在一起。同时我们也指出过，黑手党不仅仅是一个搞暗杀的集团，因为黑手党分子通过犯下的一切罪行，在西西里的生活中取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因而对整个意大利的生活都是重要的。

对黑手党的研究应该从历史上进行，因为只有再现从黑手党产生的初期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才能充分认识现在仍在发生的事情。这种考察应该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在过去的年月里，黑手党集团同政权发生了什么关系？黑手党集团的内部结构如何在外界变得明显化了？

A. 马代奥：《新黑手党》，波洛尼亚，博尼出版社，1976年。

R. X. 朗特里：《黑手党：第四浪潮》，载1980年5月3日巴黎《快报》第90页。

F. 费拉库蒂、E. 沃尔夫冈：《暴力行为，犯罪学现状》，米兰，朱佛雷出版社，1966年。

O. 巴雷塞：《同谋者：反黑手党委员会的岁月》，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73年。

另外还使用了下述判决材料：

巴勒莫预审法官1973年3月16日的判决；

米兰上诉法院1980年11月10日的判决。

第二章 历史上的黑手党

(1800年——1950年前后)

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最初消息要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

从那时到今天，不得不把黑手党同构成意大利历史特点的所有重大事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比较。但是，人们可以发现一条贯穿着黑手党一百五十多年生涯的主线，而且在黑手党本身的历史中也能发现这条主线，在它的历史中，很容易为它划分出一个老黑手党统治的阶段（从1800年至1950年前后）和新黑手党获胜的现阶段（1970年以后）。

我们的考察将按照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一、1800年到1920年的黑手党

19世纪，黑手党诞生于以巴勒莫、特拉巴尼和阿格里琴托为端点的三角地区，但是，“黑手党”一词首先出现于1862——1863年，当时，巴勒莫正在成功地演出朱塞佩·里佐托的喜剧《神父住地的黑手党分子》。

那么需要弄清的是，黑手党是随着意大利的统一而诞生的，还是作为波旁家族的遗产而交给新诞生的意大利王国的？

答案必须从封地中寻找。

波旁家族的专制主义者住在那不勒斯，把西西里王国交给一个总督管理，他们不信任西西里的贵族，因为后者在拿破仑时期效仿了英国的立宪政体，并于1848年——宪法革命的年代